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十一

文集

改齋文集序　鄧守益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始宜學從樸齋大夫官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

博聞强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稠人廣座
軒然指切是非成敗莫能攖其鋒至面折人過惡頸發
赤怫止既而悔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藴内熱復投
以剛劑將入於狂因以改名其齋自是斂華為實約辯
以訥擇直諒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
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為巨石所破
緣石趺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迺艤以濟
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

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煙霞洞以辨所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後被召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同館迓其至曰觀白生來矣盍蘄之也而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此四時使得永年以充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而可偽乎故觀改齋之言始也閎而肆中也愨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偽

為也鳧氏之為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弇也其聲鬱長甬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壻劉敬署泰與敎事始蒐輯之凡為詩三卷文六卷語録一卷兩崖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知已也迺與義城黄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崖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蹈襲而充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崖宦業

日章徹果收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後之君子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以知吾改齋子者

朱氏寄翁遺文序　黄省曾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閎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爨有飛塵之甑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翃相雄生也高蹇伐輪僦䟫灌園恥與金錢為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束帛丘

壑庶宜從禄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為苕華固成踰鑿之遯入於國初薦庸可飽然麋鹿便曠鯤鵬樂遠乃竟甘心皓首於無遇故自沸羮之年曁於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僦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嘅其身之卑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興文志懐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凄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茍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朋殤齊也

悲懽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扃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虺儒鶵鼠勞勞晨攘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已迨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固所謂霸業之雄圖東南之巨麗也而今問其殘壤舊榦煙銷影絕則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朱生一卷之撰乃得燦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如蜉蝣

而道德之常為惛懞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為狼籍造化而凟逆鬼神積釁取亡其災弗逭是故哲人君子不亟亟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其道高其識遠故履氷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腑於天日託聲名於衆宇垂文章於萬年處簞陋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之賢者爾

王臨川集後集

陳九川

邑侯應君雲鸞刻荆國集成余適東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屬序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横議不明使然邪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

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為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為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絶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勸師

卻費豈羣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況

夷狄之逼中國豈啻三都比邪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

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自道

喪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

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

則是非之謬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覩遠

意有所詫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充國平羌之策裴

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况夫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寖弱民志不振東西交侵遼夏為急猶之癰疽並發於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搶攘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啓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趁過目前為戒葢欲早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吏化葢將通壅滯實臓腑而攻潰之洗瘡痍而登之

泰和也諸賢爲國或齊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
心以逞者又復攘臂其間訐以為直不遜為勇夫子之
所惡也而世以為賢甚攖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
於亂政者哉元祐盡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
中興復文武之竟土矣乃顧因循坐致靖康之禍卒使
中國疲於戰鬬一如公所憂者果孰執其咎而顧横加
詈議是尚為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
公之學善其後則於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

問相之對慱舉而不一及明道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也一時英望之去豈公素心公意為天下忍之欲使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昭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二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

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懥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為蔽不精於聖賢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事變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况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有宋兵革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變之後則橫議之流禍也

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元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為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末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詳至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畧焉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中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藴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傻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

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於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於吾臨川云

龍岡摘稿序 何遷

廬陵龍岡賀君蚤歲以學自成其言類可傳而賀君志念遂遂視若未至年踰耋日皇皇焉不以勤倦也故其稿多棄不收其子少龍君懼其逸也乃稍稍裒次之頃至楚授予是編屬為序往予至南中南中士人比數道術輒誦其師故所持蹈盎〓然名德君子焉賀君初令

某邑恥以職近時名改為此官教且行尋即棄去士人故思之而少龍君之官南中也又適與予同至予因得盡其家學竊慨然心慕之比予祇役江西問訊道術江西士人又輒以賀君聞予以是知賀君既悉乃今又得於其言盡焉夫道之可見必於言行賀君之學予繇言行焉以觀有謂矣聖人之學先本在行業言非所尚也然其言廢則其學不著而學如聖人未有不善言德行者夫萬古不息之謂心萬物必照之謂知靈晰圓神不

處無不燭孔門所謂良知也言語行業燭中之隙明耳悟其不息之體而致其必燭之幾由是見於言行雖聖人不能易此賀君之所以學歟致知之旨發於孔門近時陽明先生指其義獨析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别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而一時從遊之士得於乍聞驟見而出其真切

願學之志以踐其所明逮今有成類在大江以西盡其故時提戈論學處也嗣後一傳百訛漸移其舊其最守其師說不必當於心次則峙立門戶以競於世其流也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玄莫而外逃失於躬行又其甚漭蕩勦說委身譸張侈然博碩葢不殊於聖科假令詖淫之徒生同其時猶將辭而拒之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嗟乎使致知之旨而出於是雖聖人不能以導

天下而何陽明之説之憂也夫良知曰致葢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非有所涉於講説意象之末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夫庖丁遊刃官知止而神欲行而齊扁得心應手老於斲輪不能舍去此豈無假於學哉無假於學者未嘗知學者也夫或濫觴焉以病於

學說者謂晩宋支離之獘基於說之詳夫使由今之談而不反而歸其疑於指之析於責雖謬抑或有由也當是時賀君崛起其間固大江以西人也未及由其門而致知之意獨深契焉因與從遊諸子下上切劘不苟以同而卒以自得古稱聞而知之其道不廢於賀君何間哉賀君是編所載文變化峻深不可涯涘詩律嚴意遠繹其趣和平欝紆大枝取裁古人發以獨契非徒言者賀君之於學竅於知止汰於寡欲而極於致虛益信天

則之必良而詣之必至則夫言必可傳而行足則宜非流輩所能有也是編出先生之學既可考見且使孔門本指益明而後來者之疑熄予固謂陽明而後是編不可少於世豈過哉予庸虛讀是編知其必傳於予言可無俟乃其明孔門本指免於後來者之疑則予所願聞也故詳著其義而序之甲子中秋日

唐一菴先生集序 何遷

聖人以道命學而語道之言則畧焉而不敢盡其志念

所存抑何深遠也學必有術聖人詳說之而畧於道然中立而躍如道未嘗不在焉乃語道而或至於盡則求道於見而遺其心固自聖人命之矣聖人有所命復有所不敢盡故性命之旨學者必悟以心而不得求見於言其或邪說横行大義侵蝕當是時性命之旨不明則其害不熄聖人葢憂之而後有舉而授諸其言者而道因以不蝕今繹其旨本天載以著人彜極於幽深者歸於精實固非玄莫謬悠議於無形者也然由載籍以觀

若後世所稱微辭奥義亦不可數數覯焉夫以聖人為道而有言而卒畧於此斯其所存可以深長思也已古者聖人有言莫備於孔子亦莫備於論語一書其間命學不於詩書則於執禮不於文行則於忠信門人所謂雅言皆其所以為敎也而性與天道則不得聞惟所自撰易繫中庸其以闢邪説而閑大義不能不一言焉而易繫不列雅言中庸既具至子思而後出其亦罕矣聖人以其雅言命學而學之所本則言之必罕以此互見

並行於世將使馳見遺心不得為學者病茲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孔子而後由孟子至宋周子程子楊墨佛老之憂甚於亂賊其憂大則其語愈詳易繫中庸之旨發之殆盡雖於其時則然而罕言之意亦未嘗不慼慼焉我朝海南浙東大儒崛起先後發明救人心於聞見其憂深而語詳視宋二子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由是途人後生習聞其說蓋去聖人既遠而六經宗本不至侵蝕要非知言者不能然使未見遺心之害加於周程

之後則亦知言者之憂也某不學於道無所窺竊謂言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將蝕而無撰其敝闕既明而復贅其敝支假令海浙之間由今之習固將易術而語矣故性命之旨可以自悟不可以瀆人可與能者期於從而不可與未得其門者盍其見學者以是求其廢乎歸安一菴唐君繼浙東而有言者也其學深詣其敎直討眞心其為言宏邃而切禮元剩語景行館論三一測諸編一時學子莫不願聞之往年與予遇於白下尋策

海事去予思以所嘗槩於心請焉未能也踰數年予再
至白下唐君函諸編屬之序顧予昔有所槩既無由一
印可雖欲有言焉亦未能也今年走書吉陽山中責序
益亟復得其門人所述語録讀之予乃喟然起曰微哉
唐君憂不在斯乎乃其言無前諸編則憂於道者不直
無後一編則憂於學者不達不以其罕言掩其所雅言
唐君之謂哉夫予所欲請君既先發之則取諸印可以
為諸編覆乎惡得無言然君之學以悟幾道者也造益

精則言益粹若霅之閒予尚有請焉其必有進我者而斯言葢其質矣乙丑夏日

重刻蛾蠓集引　穆文熙

吾郡盧山人者以詩文雄一世而當其時則人少有能重之者今没去二十餘載而所撰蛾蠓集始出崌崍張公手自校讐之刻之太倉署中集傳至吾郡見者以為琬琰奇琭轉相抄録殆若平子賦出而紙價為髙者矣余邑賓侯雅好詩文因謀於余將重刻以應求者且計

省價於筆楮之費者當什倍也乃刻之兩月而完竇侯欲紀其重刻之意復屬余為序余惟山人詩祖六朝文賦法秦漢評之者已有定價而其人豪宕不羈扞當世之文網自罹大辟幾瀕於死故其詩文多成於三木金索之間見於自叙又如此俱不必述也獨感夫昔人之言曰詩文必窮而後工乃今於山人復見之故史稱丘明失目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遂作呂覽詩三百篇大抵皆詩人發憤

之所作則山人之集可以觀矣豈獨於人物亦有之松栢必生於巖澗之間徧歴氷雪之憭而後木理之堅不等於群材寶劍不埋於獄中幽蝕於數千年之塵土則亦無以衝斗氣而發光華也向使山人以職務縈其身或安居無事日徜徉於沙麓衡泌之間則雖未必無所撰述以成一家之言然必不能如斯集之工也閲山人之集者可以衣其志矣峪峽公人述山人遊太學歸痛哭於中考功之第謁太學為空曠無人有孤於國家養

士之意且飲且泣涕洒併呑而醉賦紫騮馬篇累累數百言有飛黄萬里之思又其待訊滑臺公延入坐之旁則却立抗禮引越石父對晏子之辭以對命茶則唯唯再四徒以臂運視其手械乃尚未脫公爲大慙即此兩事則山人超軼之見磊落之懐出塵埃遠甚故宜其發爲文詞淵深閎肆力追古人即顛樸備至而畧不涉寒酸語也兹又可以壯山人矣

刻張太常文集序　穆文熙

穆子曰余讀張太常集至大禮諸䟽而知君臣之感悟
葢有數焉其君之賢聖與否說之懇切與否莫與也昔
者毛焦解衣進諫則秦帝立悟左師以趙后愛子不如
愛女而長安君遂出質焉叱其聽言者乃暴戾恣睢之
主與夫閨閣柔脆之女流耳而二臣之解衣危論愛女
微辭又非甚有絶人之見者也然俱能感動其心翻然
從之則二臣者亦幸而會逢其適而已耳獨非數與太
常公在世宗時為禮垣都諫夫以世宗英資睿斷超軼

今古豈秦帝趙后之所敢望而公之議大禮也則持正論排衆吻開陳引諭累篇至千萬言其引漢宣帝光武宋濮園之議極為詳悉至於雷震奮發貶斥相繼箠笞滿前見者沮喪而公持說益堅其氣益壯願以其身試之鼎鑊斧鎖而無所震慴則其諫說之懇奚啻為毛焦左師而已乎卒之無所挽回而瞿塘之戍遂謫焉此亦豈非其數與今其大禮諸疏俱在集中覽之則見氣揚彩飛志暢文盡筆吐星漢之華而詞有秋霜之烈令人

勃勃然髮上指冠而足以想見公之生氣其他所論奏亦多憂深慮遠批逆鱗而為人所不敢道者使公而能盡其議論焉則汲長孺魏鄭公之忠鯁豈足多哉然而竟無如數何矣善乎太史公有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殆公之謂乎說者迺謂公大禮之疏既不行於當時即傳之何益焉余又以為大臣進諫於君要在據吾所見以盡吾心焉耳而說之行與不行亦勿計也譬之醫然醫之因病投劑起人於阽鬲者良醫也其法

信可傳也然秦越人者則始而謂桓侯之疾在腠理繼而在血脉而桓不悟終則望之而走而桓卒以斃焉此其於桓侯曾未有投劑之力起死之功也然而秦越人之名則從兹益起而其所著方書醫家人人宗之何也誠謂其所言之中而病之愈與不愈則係於用與不用者耳如此則又何疑於公之疏乎公之説雖不行所幸有公之疏在焉使後世議禮之家舉而行之則雖謂為秦越人之方書亦可也故宋臣蘇軾呂希哲等進讀陸

宣公劉子云人臣之納忠譬如醫家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知斯言者迺可以知公疏矣公又有詩文二卷其在瞿塘者居多文宏深典麗得歐曾體詩爾雅沖澹酷似韋蘇州而聞捷諸篇又與少陵洗兵行諭諸將同調槩其旨則皆江湖戀主惓惓不忘君之意也可與諸疏並觀矣刻成而繫以贈官所以表公之忠諫終得顯於今日而亦未為不過云

東崖文集序

陳琛

物之美者不可以見知於人松栢生於山林千尋百圍美之至也其或工師者知之必斫以大斧挽以萬牛而材之於叢臺阿房長樂未央之中俾之頂重負大撑東支西與瓦礫土石爭勲較久孰若老於無聞得以嘯風飲露而全其天者之為安且樂哉傳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夫名不朽器也造物者之所靳固有求之而不能得者矣然而秦漢以來士之畏名外播而故為韜晦掩抑以逃之者亦何限如黄憲管寧孫登葷之在當

時收閉聲響若悶若訥絶不聞有片句隻字之流落人間是豈不足於文者哉彼葢亦慮夫文一傳則名不可掩而穹爵重禄之欲以餌我而使我酣溺勞苦者必與名俱集而偕來也不然則賢者之必有文章猶名山大川之必興雲雨隨珠和璞之必露光輝也安能枯槁寂寥以自混於田夫野叟間哉梧蒼東崖潘先生匡善掌教吾泉宦職中之最逸者也泉之諸生求得其平日所為詩與文凡若干彚集而梓行之余得縱觀熟讀因仰

而歎曰美哉集也本不厚而用不利者能有此乎必載其令名而四馳之天下吾懼東崖之不得終逸也奪其所素逸而與之以勞東崖樂乎哉雖然有道者心常逸處逸固逸也處勞亦未嘗不逸也葢無入而不自得焉乃若惡勞而惟逸之耽畏名之我累而故欲逃之此皆賢者過之之為而謂中庸之士為之乎東崖賢者也吾恐其賢之流於過故書此為之防焉

三五劉先生洞藁序 鄧元錫

元錫次劉三五公諸所為洞藁蓋屢復而歎也曰王夫子見之矣始公逮事王夫子也王夫子時開府虔學徒日遠近至語心質學者衆矣公負笈冒風雪造焉王夫子一見異之語諸學徒曰是子享子清福者今讀公詩次其所為之若洞語繹其志嚴察其辭懼約其行儉質其操廉慄慄乎懼泥滓之汚得毫毛入其心昭昭乎志揭日月而行之也嚴險阻之幾故辭危而懼窒易從之欲故行節而儉束不磷之堅故操貞而一於物也蛻故

寓言也遠於道也進故指言者深讀之者如采薇首陽茹芝商谷服菖陽九節而聆幽泉之活活也汚者可以澡其行頑者可以改其操易者可以肅其辭懦者可以立其志懷忠敬慈孝之素者讀之不知涕泗之無從下也記有之曰清明在躬傳有之曰風之者遠若斯藁者義兼之矣夫柔木興温恭之詠蟋蟀謹太康之防伐檀歌食力之勤洋泌暢樂饑之懷固詩之所以敎也或曰公於詩文也亦意之乎今之言道者易其辭而可矣其

意之何也曰理精者旨遠氣渾者辭樸心平者音舒道要者語約誠易其辭而可則典訓雅頌文彖文言果如今之人言否耶是故公近體諸作蓋猶有蹊徑存焉古箴銘詩則商敦周罍古澗黷積矣今洞語則上尊黄目清明中通矣固雅俗同和所以異也曰首陽聖之清也而隘隘何聖也曰難言哉難言哉同塵而和光德者一之混者汚焉公樂善如已出語人善將推而進之也惟懼其不昭曰遺世之行達人尚之公其達也夫吁不忘

蕩者馳而識達者曠耶乃遠遊天問之篇凌雲子虛之賦其辨矣公於天嘗至篤其官芒碭也稱循吏焉嗟夫葢太上有中行者作焉吾未之逮也若公者可謂靖矣可謂靖矣

鄧元錫曰余西游安成歷青原白鷺之垣宿南山梅源興遐思焉既得見諸縉紳先生及采里俗童稚耳語也數數稱侍御公之為人及陟三峰聞所謂雲霞洞者棲焉接欵語連日夜葢心誠厭服之公於生亦戚戚乎相然信以心

也已屬校其詩文凡六日而竟凡若干卷復為之題其端如此

二妙集序　萬士和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言有條理脉絡謂之文韻其文而中於音響謂之詩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脉絡傳精神於不朽一也精神在内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脉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為同也自有文字以

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不摹擬而已乃曰汲汲乎陳言之務去曰文章最忌隨人後其於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陳也然而文之條理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曜古今葢其機神矣不得於此者雖依泥假借之工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生草木也枝枝葉葉千態萬狀然不害其同刻畫以像人剪綵以為花其有同乎否也詩自三百篇後變為離騷又變為

五言古選其體不一而縱横變化條理脉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雲月露之習變而為律其中卓絶自得者固不乏人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於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義淺其體方觀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遣意可以揣而知矣獨老杜出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猶沉藉於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為詩有别趣而非關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理益邃則

趣益深若不關理則精神旣少意味索然趣何從生說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學貫天人博及今古早歲入翰林時其詩文猶事摹擬及其投閑林下二十餘年收攝精神涵濡停蓄道器融液是雖無意爲詩而神通聖解超玄入妙不煩繩墨追步作者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要得圓機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轉但得丹頭圓機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

有一脉相傳韓歐蘇曾輩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輩之傳老杜真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法眼印證不差余時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機者精神之用也一脉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却乃為盡之余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絶下至妖狐山鬼能作怪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則泯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

選漢魏以來古選歌行絶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集蓋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而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之先生於七言律絶楝選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復以鄙見綴一轉語於後使世之觀者反諸性情之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雅復見於今矣若曰刻畫

為人剪綵為花以為自得非余之敢知也

宋方文語引　薛應旂

古之以文名家者多矣其論文之語載於類書者吏僕不能悉數我明啓運文教聿興潛溪宋公實擅其宗而遜志方公乃其高第弟子故一時文章方軌並駕號稱獨盛邁古作者自是迄今二百年來名能文者無慮什百余嘗究而觀之唯陽明王公會文切理庶幾近之其他斷未有如二公者邇或高自標致競相誇詡儕類雲滃議論風生俯

視國朝前輩皆所不屑動曰左國史漢莊騷蘇李曹劉摩其篇章轉折長短舒抑而肖其音聲於唇吻之間又或詰曲鉤棘聱牙咋舌而不能句讀不啻優孟抵掌於叔敖東婦效顰於西子秖獻笑增醜曷能類之就使逼真亦何益於理道也柰何清才英質之士轉相倣傚而文體日壞余竊憫焉蓋文也者以時而論關氣運之盛衰以人而論關心術之邪正此豈細故也哉余不暇遠引特采宋方二公論文之語表而出之學者倘降心展玩而有得焉庶旋復

我國初文敘之舊而陋習少革矣無徒逐時好趨末尚而鄙之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遵巖文粹序 薛應旂

遵巖王子文集近多刻本龍岡施君謂其卷帙浩繁乃約而刻之題曰遵巖文粹問序於薛子薛子追惟遵巖少持穎異總丱舉進士高第人固已奇之既而荆川唐子與之遇於京師相見大悦謂其文類南豐曾子固亟稱於人士前自是遵巖之名日聞四方乞言者屨集戶外而文遂傳

播海内矣夫我明一代之文實自宋潛溪方遜志倡之二
公精詣絶識根極理要其為文度越前古不啻商彛周鼎
匪直一代之冠冕而已迨至弘德間習尚旋流識趣日溺
於是李獻吉何仲黙各以文自負一時人士尠有定見亦
遂翁然歸之何之言猶或近於理道李則動曰史漢史漢
一涉於六經諸儒之言輙斥為頭巾酸餡目不一瞬也夫
史漢誠文矣而六經諸儒之言則文之至者舍六經諸儒
不學而唯學馬遷班固丈類史漢亦末技焉耳何關於理

道何益於政教哉邇數年來其識日益熾摹擬者日益衆而文日益陋矣乃思荊川子往稱遵巖之文類於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為極致哉蓋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而遵巖高才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迹東都其文乃獨與子固相類者蓋不溺於習尚不逐於時好而卓有定見於道也幾矣唯是以唐子亟稱之也所謂可與知者道也循是以入而國初文運之盛可紹復矣龍岡君之刻是也無乃亦唐子之意也乎余固樂為之序

臨川王氏文粹序　徐師曾

古今以文章名家者其學術才能高出於世世亦共推讓焉而識者論之則曰彼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而已夫惟中之所藏有邪正故言之所發有醇疵至於其言之或暢而不閡或欝而不宣則才之有工拙也工於文者立意命辭咸有法度故有開闔抑揚縱横起伏淺深奇正曲折反覆之變凡以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非苦人以不可入之法也世之知其法者既鮮或知矣而未能

入則夫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傑然自名其家者豈易得哉三代盛時教隆俗美人才衆多上自學士大夫下至農夫獵豎旁及婦人女子矢口吐辭莫不本乎學術通乎道德中乎法度而人人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詩書所稱不可尚矣周衰教失道術不明士各以其所見為學故其發為文章類多疵駁之言然讀其文者猶能因其言之疵而知其學之蔽則意雖去古而於所謂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固未嘗異也由漢迄今乃有離本真

之實而掠藻飾之辭假艱深之言以文淺易之意者世之人徒見其組織績繡怪奇瑰麗以為無異於古文而不知其背畔剽竊古意澌以盡矣千餘年間工文章者僅數家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唐之韓愈栁宗元宋之歐陽修蘇軾父子曾鞏王安石是已數家之文或蔽而不醇或醇而不該然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免於剽竊文飾之弊則一也宋之四家並生於世互相推奬獨蘇氏父子與王公不合遂詆其文以為今日文

字之衰其源出於王氏噫其亦過矣今世尊歐蘇者甚衆而於曾氏之文鮮有好者近日知言之士始能崇尚而表章之然後其書盛行至若王公之文雖與曾氏並傳而好者尤鮮豈因其相業與夫蘇氏之論而遂廢其言與余以謂公之相業雖多訾議然其盛過思奮欲行其學以致主於三代之隆而不自知其任用之偏其志斯以奇矣視世之婀娜恬寵浮沉逐利靡然無所建立而足以陰亂天下者大有間矣及論其文又皆疏鑿劖

切紆徐委備本乎已之學術而疵駁之病亦不以自掩焉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揆之古文其不合者寡矣顧可以其人而廢之邪余不自量輙撰其尤工者得六十七篇付之梓人以自附於表章曾集之後使人知宋四大家之文譬若門異而因以識作者之法度庶幾有好之者嘉靖庚申二月丁未姑蘇徐師曾序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十二

文集

趙梅峯文集序　許孚遠

昔者孔顔授受在於克己復禮而學庸下手一重慎獨此聖學淵源可考而知也秦漢而降學脉寖微至於宋室名儒輩出闡發聖眞厥旨不異葢雖聞道有蚤暮分

量有大小而皆本於身體力行深造自得之學故其人品光明磊落並如泰山北斗之可仰而其言論平正切實有如布帛菽粟之不厭世以濂洛關閩上接洙泗非苟然矣我明先正自河汾以前確遵舊軌其後江門姚江各以所得提醒人心不無補偏救弊之說然大端大本要質諸孔氏而不悖乃近世言學者可異焉崇妙悟而忽眞修喜超脫而病拘檢以無善無惡為宗以圓通廣大自命甚則謂無已可克有言即塵出空入玄一倡

百和此學之一變也余不量思挽其狂瀾而莫之及因門人究陵趙生選得乃祖梅峯先生遺稿讀之悚然神動怡然心愜葢先生之學粹乎一出於正將踵濂洛關閩諸賢芳躅而闚孔氏之門墻者也録中所言克己慎獨功夫最為詳切有味其平生立身剛正介特有不移不淫不屈之意而訓子刑家凛然一儒者矩矱此何可以潜德未見而輕視之乃其言曰心之有善如日之有火䑾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鏡之有塵拂之即明此尤

善言心者也足與孟氏性善之旨千古相發明矣又曰道莫大於經常言而經常言之大者也行而經常行之大者也今之人獨不然其取士也言人之所不必言行人之所不必行則取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經常之道皆在所忽略其為士也亦翕然而惟高異是趨孰有肯闡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道者乎嗟乎玩庸德庸言而索隱行怪孔子當時猶憂之無惑乎晚近世之迷而不悟也此先生之所以重為感歎者也先生冢君行

吾方伯知子選在余門又知余有昇於先生之學特遺書屬之以序余竊惟先生言行俱可考鏡其人品風格當與胡敬齋陳布衣二先生相為伯仲有著與未著耳今方伯公父子方且砥礪儒者之行衍先生之學於無窮其傳將益遠雖然著不著遠不遠奚足為先生重輕弟令士知正學而修實行則於世道人心補益不淺余日望之

觀我堂摘稿序

許孚遠

余同年李孟誠父著觀我堂摘稿屬孚遠為序者三年而未有以應蓋言而寡誠行而不逮孚遠深懼之夫孟誠所著以明孔曾大學之傳也是故不敢輕易著語也今趙德仲中丞將梓摘稿於閩遣使來促序孚遠誼不能辭謹為之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也三綱八目秩然分明脩身為本垂訓萬世無容後人贅一詞已近世學者恒以朱王兩先生致知格物之說爭衡聚訟其流之獘至於身心割裂知行離畔為斯道病孟誠憂之故揭

修身為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所在使天下皆知反求諸身即吾彝倫日用動靜出處之間實修實踐精神收斂心志凝一更無恍惚支離則其道乃有補於天下國家孟誠之苦心蓋如此其曰知止即知本知修身為本而止之乃為止於至善此其獨得之秘余尚領畧而未深余竊謂止之一言發於虞廷闡於大易稱於文王其道至微而止於至善四字則孔子立教蓋已包括殆盡是為聖學不二法門是故由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一

有遺漏非其全體由天下國家而反之吾身一有倒置非其真機究本言之無聲無臭渾然同源推用言之有物有則毫髮不奨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所以止於至善之實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者也於此參究分明合下知得止於至善則大學之道樞紐在我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喫緊乎其言之矣夫知止乃所以修身而修身必在於知止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也哉孟誠録中有云止為入竅脩為工夫常止則常脩常脩則常止

此身體而有味之言蓋確乎其自信者也余嘗與孟誠同事嶺海見其於軍旅倥偬之中神閑氣定裁應如流乃知立本之深厚逾年晦養山中倡明此學四方人士從之如歸去秋相見於江滸睟面盎背充然儒者也則孟誠所造高遠矣議者類病吾儒空談無裨世用而孟誠力學砥行一本諸身方將見於經綸匡濟行事之實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其在脩身乎其在脩身乎

趙文肅先生文集序 許孚遠

司馬遷有言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李白亦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二子之言人情恒有之良未為過也今且有奇偉卓犖非常之人幸與之生同當世然竟不獲一識其面徒後時而興慨慕之懷此其情有甚於司馬遷李白者矣若不佞孚遠之於趙文肅先生非耶先生登庸之年孚遠始生世為人吳蜀又相去數千里不易遇憶在穆廟初基召先

生入宮詹不二三年晉呰輔兼總憲中臺鳳鳴龍躍顒顒昂昂一時同朝俊彥靡不以炙有道之光輝而消其鄙吝發其憤悱為快時孚遠獨以銓郎休沐旋備兵嶺海間邈乎其不相及也十年而後孚遠再入都門則先生去位已久且脫跡人間欲執鞭而無從矣嗟乎賢者之遇不遇豈非命哉三代而下真儒之道不得大行於時其間輔弼大臣尠有純軌如諸葛孔明陸宣公范希文之流寥寥千載數人而已何者貴不期驕祿不期侈

寵譽已盛繫籍聖賢則天下之善言有所不能入持禄固寵為子孫謀則天下國家之大計有所不暇顧或者志潔矣而病於才之疎才逹矣而若於識之闇此純臣之道之所以難也以吾所聞於先生者則異於是先生少掇巍科官居館閣而衣蔬茹淡絶遠聲色終其身有簞瓢陋巷之風品格孤高一塵不染而忠君孝親濟世利物出於天性皇皇焉有畏天命而悲人窮之意天資敏異於學無所不窺而好善如饑渴天下有才慧好脩

之士雖在韋布後生靡不樂取之以為友平生言無矯
飾行無依違進退綽如也是故釋褐之初讀書中秘受
異知於世廟中遭權奸傾陷竟不可得後事穆廟經筵
日講箴誨既切先帝為之改容至幸太學賜坐益先生
心志光明丰神磊落以能感悟聖主風動海内嗚呼此
豈尋常之所可及也哉先生當在庚戌北兵迫京城而以
宫坊挺身宣諭將帥及已巳北兵入大同而以内閣劾奏
督撫之欺罔正氣凛凛迄今猶有生色議復禁軍隸五

府舊制使分營操練以强兵杜釁有桑土之先謀諫止非例考察以愛惜言官培養國脉權宰陰為之奪氣此立朝數事皆可為後世法至諳達乞貢市於朝廷議下政府群公相顧躊躇頼先生立斷以去就爭之然後决其所為賛大謀而定國是有如此世莫能盡知也然而世之君子咸謂先生意氣慷慨激烈不足於温和是以不能究其用愚竊謂先生之才之節之學之識使周伊在列必有同心斷金之利假令獻可替否於一堂

之上謇謇諤諤乃其所深取而忍於排擯之耶吾是以悲先生之不遇也正直之道不諧於流俗久矣非盡先生之過也先生學本葱嶺性地空澗機神圓明吾未能窺其至然要之不詭於正無一事有乖於彜倫文章俱自胸襟流出追風逐電不可捉摸非史非漢非韓非蘇而超然遠覽睥睨古今自成一家之文也詩格韻大似李白其得諸無意信口拈成又絶類寒山拾得語曩者趙德仲中丞刻先生文集於閩寄示盱江孚遠得而遍

閲之客歲徑棧道讀先生柴關詩因為感歎數語龔進甫侍御過而聞之以為孚遠於先生庶幾隔世神交也遺書託之以序其文進甫為先生高第弟子適同僚余善先副憲亦出先生之門誦述頗核遂論其世而序之如此以道其所以仰慕先生而不得見之意而猶幸得以葭莩之名竊附於斯文云

誠意新建二先生文選序 胡直

文章當自我命令之上焉者無意為之而不能不為行

乎其天而不與乎其人自孟子而下若莊騷太史韓愈
蘓子瞻之徒近之也其次若揮三軍金鼔作止雖深谿
曠原部勒由巳則賈董班楊栁歐曾王數公當之其下
模擬追逐若優孟之學叔敖不欲一失其態然而優孟
猶有主也又其下效顰學步而已國家弘治間文章號
中興然若模擬為累至近日毘溫間部勒伸縮卓然有
得其間亦有作而致辭欲休不止不免有意其亦盛矣
余暇讀誠意新建二公文則所謂得乎其天而不與乎

其人殆其流也二公皆命世才誠意志功業不暇為文
新建志在道不欲為文以其不暇不欲不得已而應宜
其有勝者夫蓋嘗反覆其言昭若揭日恂若吐肝深若
涵淵逸若龍驤之步不以隨人浩若江河之勢隨物賦
形大小各得以漸漬於溟海向使二公專意為之則韓
蘇乎而二公不屑也余友耿在倫亦篤志於道者去年
自留京貽書占文於予予質不能文而少嘗沒溺乃摘
二公集中稍專為文者彙成帙應之附以所見俾世之

為文者不必乎有意而語文者當知所辨則於道亦思過半矣

古愚集序 羅洪先

語云人之不朽者三而立言其一其意以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功德無可據矣表見於辭庶幾愛者傳之不愈於草木腐燼無聞乎余嘗不謂然凡言藉以立者謂其發聖靈之蘊立中和之則達民物之宜而垂久大之業者也不有之身莫能顯其微不精於用莫能述其

故將使迷者悟而審於行明者擇而繼其志固非可以億中偽為矣亡德與功烏有所謂言者自此議興於是工繁文逐浮藝刮截章句剽竊義意蒙賢哲之旨與而籠罩出入於異端百家之流真贋雜陳得失並紀知言者宜無所於逃矣世鮮斯人則雷同徼舉豈可勝道哉此君子所以托刑於秦火也堯之德禹之功典謨之言皆可謂至矣自今考之其足誦說者即其身有之而致之於用者也是故其常為典其謀為謨其敎戒播告為

訓誓誥命其嗟歎稱述美刺為風雅一也下此所就有小大則所及有遠近皆可以廣天聰神世道故里巷之謠五際所采矇瞽之陳三代不廢言之不朽也蓋若此廬陵古愚周先生起家進士自兵部郎兩為郡守余嘗從其季子肇慶君以介讀其遺集所載封事剖析弊源敷達國是惟恐積滞日久振㑊不易其與人語諄諄援理道規儆而要約之至於托興引譬又皆忠愛惻怛之寓不肯少自貶損以狥末俗卒之不遇而去布素閭里

恂恂無怨懟色其模範不必工其步驟不必古不皦皦於聲稱不刻刻於綜察豈不足徵其實溥其惠哉余以是知言不可偽又因以知言無可畧則吾之取諸人者要不可以例視也近世公卿大臣多好文其為書動數萬言私以名家甚則託文人筆其行事連帙盈卷如緻文繡揉葩卉然非不紛麗觀視適於用或鮮矣豈亦惑於立言之謬歟余幼從先大夫識先生既長與其諸子友善故為之述叙於乎知言者以此求之可無異於先

生也已先生名夔字甫敬

水厓集序

羅洪先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僊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於廢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以為損漏剡肯與世酧應役役文字閒哉惟呂純陽白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借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於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

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叱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閒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絶粒每食輙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是時為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閒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兗州尹涕泣别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為布政使去位無以為家年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

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於方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慽尹之戀戀葢知其中有可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涉世既深私念愈熾其遺世反不若公而愛才者之

搜訪遺逸期盡其用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為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公之行事於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敘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六大家文略序

顧憲成

二懷蔡伯子敦行嗜古予雅重焉一日攜六大家文略示予曰此吾先孝廉受之荆川先生者也今將梓而行之敢乞子題其端予曰荆川先生之為斯編也何以哉伯子曰以諷世也世世之操觚者甲曰秦乙曰漢相與模擬以為工工則工矣徐而求之果秦乎漢乎否也果秦乎漢乎業已非吾本來面目如其未也優孟且掩口而笑之矣先生目擊而有慨焉故以諷也曰然則將使人轉而為韓為柳為歐為蘇為王為

曾乎曰使人轉而為韓為柳為歐為蘇為王為曾是亦優孟之屬也曰然則云何曰夫善為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是故韓之前不聞有韓至昌黎作而後有韓柳之前不聞有柳至柳州作而後有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為知已亦各成一家臨川南豐皆學有本源才不世出故翩翩雙美不相假也不相掩也夫善為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故以諷也曰大家云何曰以我役物之謂大以物

役我之謂小以我役物是故操縱闔闢靡不在手天之高地之深萬象之往来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一切紛馳於寸管惟其指使以物役我是故甲曰秦吾亦曰秦乙曰漢吾亦曰漢規規焉咀左馬諸人之粃糠而冀肖其萬一譬之剪綵為花驟而即之非不燦然可觀徐而玩之風神色澤索然無有也奚其文余曰美哉言乎深於文矣不可不表之以詔於世伯子曰不佞何知葢聞諸先孝廉先孝廉聞諸荆川先生荆

川先生聞諸六大家子曰若是即以序斯編也不亦可乎遂次而歸諸伯子孝廉諱瀛字沙登有潛德門人稱為少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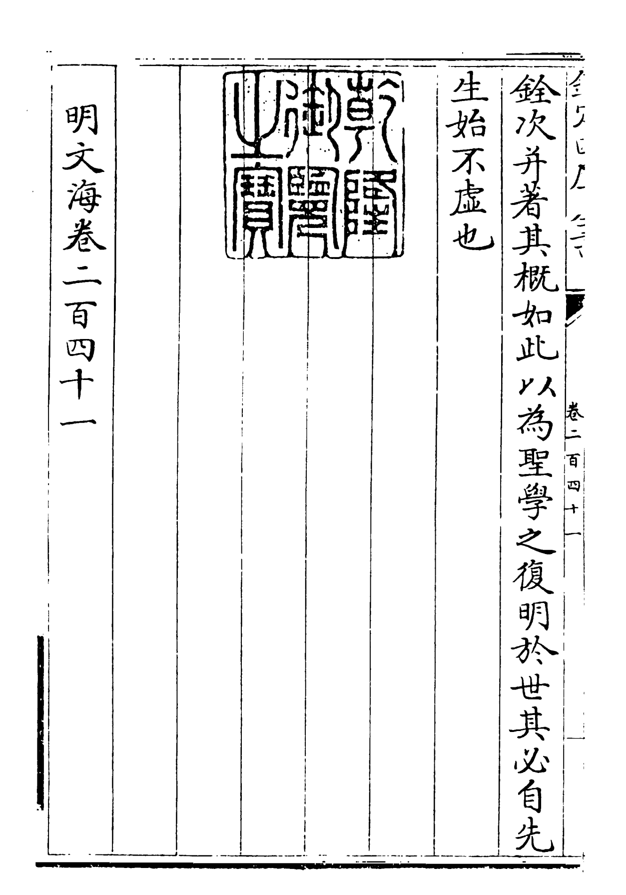
李見羅先生集序　　顧憲成

自近世之學者沉於訓詁汲於辭章謭謭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敝於是乎拈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美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為務播揚騰弄了無實

際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猶得於心甚者
恣情肆慾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輙曰吾無愧於
心而已跡非所論也悲竊傷之徒自恨其力之莫以救
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生先生始亦嘗習其說已讀大
學超然有得磨勘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為本一
部大學又其註脚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悟於性命也
嗟乎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為本固也雖正心誠
意致知聖人亦概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其無形而

虛此其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立言其指甚精其為慮甚遠而先生所為啓瞶發矇其為吾道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四夫子大儒也其於繼往開來最汲汲矣顧不揭此為宗何也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大率謹於自守雖以游楊之雜於佛老

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凖繩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先生非能有加也余邑李侯元沖先生之高第弟子也數為余言先生因出其書示予受而卒業焉私心不勝向往已從羅君止菴游彌信於是將裒而付諸梓予不量稍為



銓次并著其概如此以為聖學之復明於世其必自先生始不虛也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